



## 風戰諾曼第之役(上)

● 黃煥堯\*

偶然因素經常是歷史發展方向中突然出現的一個轉捩要點，許多歷史事件也因而為此改變了最終的結果。這種現象在各項戰役記載裡尤其常見，以二次大戰中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海上登陸戰役——諾曼第之役為例，我們就可以觀察到它的偶然因素就是所謂氣候現象，而這些天候因素中，〈風〉尤其是重中之重。它不僅影響了交戰雙方的戰略戰術布局，甚至於還創造出足以影響最終勝負的關鍵，而盟軍與德軍的作戰雙方就看哪一邊能夠掌握〈風〉此種天氣因素所營造出來的有利條件，誰就可能獲取最後的勝利。

在戰役進行前，其實冥冥中就有一些現象暗示了風此一因素，可能對戰役造成的重要影響。在戰役發動前十天，有關登陸作戰方面的十二份絕密文件，居然從英軍總參謀部的鄰街窗口，被風颳到外面的街道，而散落在馬路上。這使得總參謀部有如被捅翻的馬蜂窩般，從最高階的將官到最低階的職員，都如臨大敵、飛奔出去，去找回那些散落在街上的最高機密文件，可是第一時間卻只找回十一份，正當所有人都惶惶不安時，幸好有一個過路人將第十二份檔案交給了當時執勤的衛兵，這才好不容易結束了一場虛驚。史上最大的登陸作戰、好幾十萬人多少個月的心血與準備，如果就因為意外的一陣大風吹拂，導致文件散失、機密外洩從而被迫中止整個登陸行動，只怕會讓西方英美盟軍捶胸頓足到吐血。

而在戰役進行前，盟軍曾經就幾個可能的地點做出了考慮，當時法國西北沿岸有

\*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三個地方，是盟軍認為較適合登陸者：1.加萊、2.不列塔尼、3.諾曼第。這三個地方都有其優缺點，但最後諾曼第會雀屏中選，其實有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它除了有一個良好的公路網可以通向內陸外，另一方面就是他有柯騰丁半島的天然保護，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保護登陸部隊免受大西洋風暴太嚴重的襲擊。可見天氣因素確實成為戰役進行前的主要考量之一。

登陸日期的決定也與天候狀況脫不了關係。由於登陸前會將三個師的傘兵空投到敵人後方去，以執行奪取交通據點、摧毀防禦設施、製造混亂情況等任務。因此在空投大量傘兵時，需要有深夜升起的月亮，也就是遲升的月光相配合，才比較適於進行空降活動。另外海上登陸則要求在破曉後的低潮，也就是潮水最低，可暴露德軍設置的障礙物時發動。光光要挑選出符合這兩項條件的日期，整個六月份也僅僅只有初五、初六和初七這三天最合乎要求，其他日期就不見得那麼理想。另外有好幾項因素也必須納入考慮：其一，所有各軍種都要求白天時間長，且能見度良好——以辨別灘頭，並使海空軍得以瞄準目標，提供火力壓制德軍在沿岸的防禦設施，另外也可減少集中在一起的數千艘艦艇發生碰撞的危險。其二，要求風平浪靜，海浪波濤洶湧的情況不但會使艦隊大受破壞，也會導致大量官兵暈船的現象，使部隊官兵在還沒踏上灘頭之前，就已經暈船暈得頭昏腦脹、全身乏力。其三，需要有颳向內陸的微風，才能使灘頭的煙霧清晰，不致遮住目標。最後一項，盟軍需要在登陸日後至少有三天的天氣平和的日子，以便於迅速集結兵力和給養。而上面所敘述的內容中有關風暴的這一項，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於空降與登陸行動都影響匪淺。

在過濾篩選出登陸行動的可能日期後，接下來就是研判究竟哪一天可以作為D日，讓部隊展開攻擊。這個時候天候的考量就成為主要的方向，尤其氣象專家的意見，更是盟軍指揮部門下定最後決策的主要依據。原本盟軍統帥艾森豪最早預定的進攻時間是六月五日，沒想到當地的天氣從六月一日開始就轉趨惡劣，直到四日早上召開氣象會議時，盟軍所面臨的情況仍就是：雲層很低，風勢強勁，加上難以抵抗的大浪，這使得登陸的行動若要實施，過程預料將是極其危險的。氣象專家們表示，在此種情況下，無法進行空軍的掩護，海軍所能提供的砲火也將趨於無效，連海軍方面的指揮官也同意氣象專家對砲火瞄準的困難的估計是正確的。於是在權衡各項因素之後，艾



森豪遂決定把攻擊發起日順延一天到六月六日，但這也使得整個局勢繃緊到了極限。海軍指揮官向最高統帥提出警告，這樣就絕不能再一次推遲到六月七日，因為那樣艦隊就必須補充油料，也就是說登陸諾曼第的大君主作戰必須得在六月六日就實施，否則再耽擱下去盟軍將不得不又推遲兩個星期，必須等到六月十九日適合登陸的潮汐再度出現，才可能展開作戰行動。到了六月四日晚上，意外的情況發生了，儘管當時仍是風雨交加的壞天氣，氣象專家卻帶來了好消息，最新的天氣預報是風暴可望停止，雨勢也會在黎明前止住，晴朗的天氣將持續三十六的小時，風勢也將會減弱，風炸機和戰鬥機可以在星期一夜間，及六月五日至六日實施行動，儘管會受到消散雲層的妨礙。到六月五日凌晨作最後一次氣象會報時，氣象專家更有把握更樂觀，認為暴風雨會在破曉前停止，好天氣可能延續到星期四上午為止。於是艾森豪在仔細考慮過所有推遲與否的利弊得失後，最終作出了「好吧，我們上。」那個簡潔又著名的進攻命令。歷史上最依賴天候與風暴訊息的作戰啟動，終於告一個段落。這也是在人類軍事史上首次出現、甚至於是創下記錄的一個現象，不敢說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六月五日凌晨所作的這個決定——以六月六日為D日出擊諾曼第，從事後發展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到六月五日為止天氣狀況依舊十分惡劣，而德軍的氣象預測並不像盟軍這麼精準細緻，他們認為從六月五日開始，一連幾天都將是這樣糟糕的天氣，因此覺得盟軍應該不會挑選這幾天來展開行動，所以諾曼第附近幾支主要的德軍部隊的重要高階指揮官，都紛紛離開駐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B集團軍總司令隆美爾回家為妻子慶生；十五軍團的沙爾穆茲前往阿登高地打獵；第七軍團的多爾曼上將則去雷恩為六月六日的兵棋推演作準備；二十一裝甲師的弗以希庭格將軍在作戰處長的陪同下，到巴黎去拜訪女友。而且因為天氣實在不好，多爾曼上將在去雷恩之前，還取消了早已規畫好的夜間警戒，他認為在這種天氣狀況下，盟軍根本不可能展開入侵行動。如此一來，諾曼第當地的德軍各部隊其高階指揮官都不在，這使得他們突然遭遇盟軍的入侵時，無人能出面作主以採取有效措施對付盟軍，而等份量夠看的大佬如隆美爾等，終於趕回部隊主持軍務時，卻又為時已晚，盟軍早已在諾曼第海岸站穩灘頭。而盟軍登陸前德軍取消夜間警戒一事，則使得盟軍艦隊在接近諾曼第沿岸時，德軍要到最後一刻才驚覺到大敵當前，敵人已經進犯到大門口，遂只能在心理上受到奇襲的情況下

倉皇應敵。這兩種不利的狀況都對德軍後勢產生甚多負面效應。這階段的壞天氣可說反而帶給盟軍好運氣。

參與登陸行動的盟軍總兵力約兩百八十八萬人，使用的各式飛機共一萬五千七百餘架，船隻超過六千艘。而德軍在該地區的兵力約有七十六萬人，空軍飛機五百餘架，海軍中小型軍艦五百餘艘。兩方的兵力相較之下，即便只從表面數字來觀察，先還不要論機型與噸位，盟軍在空軍部份是三十比一，海軍則是十二比一，整體參戰人數則接近四比一，完全是處於一種壓倒性的優勢，尤其在海空軍方面的巨大差距，簡直已經到了可以把對方輾壓到粉碎的情況。德軍面對如此龐大陣容的盟軍，其處境就好比一位下棋的職業棋手，當他面臨的是對方兵多將廣的陣勢，而自己卻是車馬炮全無的局面，那即便是再厲害的高手都無法善其後，窮途末路已經是德軍擺在眼前的現實景象。

